

● 中國偉人傳記 ●

名將列傳



中國偉人傳記

名將列傳

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

中國偉人傳記
名將列傳

發行人

洪 清 泉

發行所

偉文圖書公司

台北市新生北路三段 61 號之 15

電話：5941116～8

郵撥帳號：104043 號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

局版壹業字第 053 號

中華民國 67 年 9 月初版

中華民國 68 年 7 月再版

中華民國 70 年元月三版

基本定價 八角三分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名將列傳 目錄

蒙恬·····	一	石達開·····	四五
李廣·····	六	張煌言·····	五五
馬援·····	一二	左宗棠·····	六二
劉裕·····	一七	楊泗洪·····	七二
李靖·····	二五	諸葛亮·····	七八
郭子儀·····	三〇	魏勝·····	九一
徐達·····	三七	秦良玉·····	一〇一

蒙恬

始皇三十二年，秦始皇第四次出巡。他到碣石（約在今河北昌黎縣海濱），並巡視北邊，從上郡回到咸陽，周覽了北方邊塞的整個形勢。

回到咸陽之後，一個燕人名叫盧生的方士，奉命入海求長生不老之藥空手歸來，呈獻給秦始皇一冊圖書，裏面有一句話：「亡秦者，胡也」，始皇就決定派兵北伐匈奴。當時丞相李斯反對，可是秦始皇的決心已經不可動搖，派蒙恬率領三十萬大軍北征匈奴。

蒙恬，他的先世本是齊人。他的祖父蒙驁，從齊國來到秦國，官做到上卿；在秦昭王到秦始皇期間，替秦國征伐韓、趙、魏諸國，立了一些戰功。蒙驁死後，他的兒子蒙武亦爲秦將，在秦始皇二十四年時，隨王翦征楚，殺了楚將項燕，俘虜了楚王。蒙武有兩個兒子，長子就是蒙恬，次子名叫蒙毅。

蒙恬生來就膂力過人，各種兵器一學就會，可是他覺得武人常被人視爲「一勇之夫」，就是有通天的本事，最後還是得受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來指揮。因此，他主張一個人雖

要會武事，但仍要有學問，這樣文武兼具，上馬可以殺賊，下馬就可以草「露布」了。長成之後，他曾在政府作法廷之吏，始皇二十六年時，他隨王賁攻齊，滅了齊國，因功升任內史（管理京師之官），很得始皇的信任。

他是以上郡作爲他司令部的所在地，然後一面修路，一面開河屯田，一切佈置好了以後，就率領大兵向北方挺進。當時他所採取的策略，是驅逐的策略，而不是殲滅的策略，所以在一戰收復了河套區域後，就把黃河以南的地方，如今綏遠河套內地，甘肅榆中一帶，都收入秦的版圖。第二年，他又率軍渡過了黃河，佔領了高闕（今寧夏磴口縣附近黃河以東的地方）、陽山、北假等地，恢復了趙武靈王和李牧當時所樹立的北方邊疆，作爲防衛匈奴邊防的第一線。秦始皇便在這些新收復的地區設置了九原郡（治所在今綏遠五原縣東），置了三十四個縣城。

蒙恬在匈奴的軍事行動告一段落後，他又在始皇三十三年，三十四年兩年間，又進行了有關國防的兩大工程，一是建築寬濶的大道，名叫直道，從九原郡直到咸陽西北一百多里的雲陽（今陝西淳化縣），全長一千八百多里；另一件便是興建萬里長城。

原來，戰國時期，各國築有長城，以防外敵的入侵。如齊國的長城橫互在今山東省東南部，目的是在防楚；魏的長城縱貫黃河以西地區，原意是在防秦；楚國也在北境宛（今河南

南陽縣）一帶築有「方城」，目的也是在防秦。燕國則是在戰國後期破胡後開始築長城，大致是自今察哈爾省南部的懷來縣，至今遼寧省遼陽縣北；趙於肅侯（公元前三四九至前三二六年）時即已築長城，到武靈王時，更是大規模的興建。大致是自今綏遠省東部陰山一帶延伸至察哈爾省南部的屏縣，與燕長城的西端相距約百餘公里，其間有山（小五台山，高約二千至三千公尺），成為兩段長城的天然連繫；趙長城的西端則可能與魏長城的北端在固陽（今綏遠固陽縣）一帶相接。秦長城則大致在今甘肅省東部和陝西省北部地區，西起臨洮（今甘肅岷縣），東端在陝北與魏長城相接。現在蒙恬既率軍驅逐了匈奴，便在套外築城，以保護河套地區。由高關築城，東北行至城外地區，與趙長城的西端相連，再把燕趙的長城加以連貫、修繕或擴充；按照地形，觀察險要，建設要塞，遂完成了由臨洮到遼東，「延袤萬餘里」的中國北邊最偉大的國防要塞，號稱「萬里長城」。

蒙恬對國家的貢獻，實是不小。可是到了始皇三十七年時，始皇巡行死在沙丘，因為趙高和蒙恬的兄弟蒙毅有仇隙，而蒙恬是太子扶蘇的親信，李斯也恐怕扶蘇即位，蒙恬會奪去他的相位，於是趙高李斯合謀，更改了始皇的遺詔，立少子胡亥為帝，並派使者另造了偽詔，賜扶蘇蒙恬死。那時扶蘇在蒙恬軍中監軍。當偽詔到達時，扶蘇便要自殺，蒙恬懷疑詔書是假的，勸扶蘇再去請示一遍，然後再自殺不遲。扶蘇道：「父親要賜兒子死，還再請示什

麼？」不願再加辯解，就立刻自殺了。蒙恬不肯自殺，被使者將他拘送到陽固地方囚禁起來。後來胡亥做了皇帝，趙高以擁戴有功最受寵信，立刻將蒙毅逮捕。趙高再派使者到陽固去命蒙恬自殺，蒙恬道：「我當時率兵三十餘萬，一句話就可以造反，所以不反，是怕壞了先人的名聲。從前周公受謗，幸而成王悔悟，纔沒有做出大錯的事來。所以周書上說：一定要三卿五大夫，共同來商討國事，纔不致有大錯誤發生。國家也纔有發展。所以夏桀殺龍逢，商紂殺比干，都身死而國亡。這都是三代興亡的教訓，能覺悟還是不遲的。我死不足惜，但望皇帝能爲天下萬民作想。」使者道：「我只知道執法，將軍的話，我是不敢向上轉達的。」蒙恬嘆息道：「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？」終於被迫服毒自殺而死。

蒙恬在中國文化上，也有了不起的貢獻。

原來那時沒有筆，要靠刀刻字或者用削尖了的木桿蘸漆寫字；那時也沒有紙，字必須刻在或寫在竹板上，因此他當時所讀的書，是一種用繩子把一塊一塊刻寫有字的竹板連接起來的書。這種書既笨重而又不便於攜帶翻閱，而所謂習字便是刻字。

蒙恬長成後，經過長時間的研究、試驗，他終於發明了，用兔毛製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毛筆，當時叫做「兔毫」。可是兔毛太軟，寫出來的字軟弱無力，而且當時的人，因爲對筆的需要量大，兔毛一時也供不應求，所以他覺得必須用其他的東西來代替。經過他再度的細

心研究，幾經試驗，終於做成一種「蒼毫」，這種筆是把鹿的毛放在裏面，外面加上一層羊毛，因為鹿毛性硬，寫出來的字可以顯得更精神，不致柔弱無力；而羊毛柔滑，可以使寫出來的字筆劃圓潤美觀，同時羊毛也可大量供應。因為蒙恬的發明毛筆，使後世對文書的記載便利了許多。

李 廣

李廣，隴西成紀（甘肅天水）人，自幼練習騎射，身手矯健，彎弓若神，臂特長，力奇大，所以有「猿臂」之稱。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十四萬人入侵彭陽（在甘肅），漢朝全力抵抗，才算將匈奴擊退。這是漢朝對匈奴第一次的有力抵抗。就在這一次抗戰中，李廣以世家子弟從軍，因斬獲匈奴甚多，表現優異，為文帝賞識，派他為郎騎常侍。他常從文帝打獵，每能徒手格殺猛獸，文帝曾讚嘆說：「可惜李廣生不逢時，要是生在高祖之世，萬戶侯算得什麼呢？」

到景帝時，李廣為隴西都尉，在從周亞夫討吳楚之亂的戰役中，建樹很多，英名大著。當時漢朝禁止文武官吏與諸侯往來，因為他曾與梁王來往，沒有得到厚賞，祇出任為上谷太守。

在上谷太守任內，匈奴屢次來犯，李廣必親自臨陣與匈奴交鋒，奮不顧身，且常輕敵深入。當時大臣公孫昆邪（景帝時名將，著有兵法）見到景帝，談起李廣之勇，曾流淚說：「

國家需要人，將才難得，李廣的才氣天下無雙，可是他少年氣盛，恃勇輕身，萬一犧牲，豈不是國家的損失！」景帝便調李廣爲上郡太守，上郡接近長安距匈奴較遠。又派一位宮中貴官到李廣處，一面視察前線，一面制止他猛進。因此時朝廷正在儲備實力，不願與匈奴發生大戰，只好忍辱負重，採取防禦政策。一天，匈奴又竄入上郡，那位宮中貴官正帶了數十騎出巡，不意遇上匈奴騎兵三名，一接觸下，因匈奴騎弓箭法非常厲害，貴官隨騎，幾盡被射死，貴官負傷逃回。李廣見了就判定說：「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（神箭）手所幹的！」說完，便親率百餘騎兵前往追趕，追了幾十里，終於趕上，射殺二人，生擒一人，審訊之下果然是射雕手。正待回營忽見匈奴數千騎，漫山遍野而來，李廣隨騎百餘人皆大驚失色，正想回奔，李廣急忙制止說：「此處已離我本營數十里，我若回奔，匈奴必來追殺，衆寡懸殊，我將全部被殲；不如不退，使匈奴疑我有大軍在後，不敢對我襲擊，倒可置之死地而後生。」並下令繼續前進，離匈奴大軍約二里處，又令衆騎下馬解鞍。他的部屬們更感惶恐的問道：「距離敵人這麼近，下馬解鞍，如有急變，將如何是好？」李廣從容不迫的答道：「我們下馬解鞍，就是要使敵人益信我們有恃無恐，所以沒有退走的意思，他們就不敢來攻了。」匈奴果然驚疑萬分，以爲漢軍前來誘敵，恐怕中伏，遂上山佈陣採取守勢，以防不測。他們中間，有一騎白馬的將軍忍耐不住，便馳往陣前察看虛實，不料李廣飛身上馬，奔襲而去，迅

如閃電，一箭將匈奴將軍射死，然後回馬，來到原處和部屬們睡在草地上休息，讓百餘匹戰馬也自由自在的吃草偃臥。匈奴戒懼不敢出戰，看看夜幕低垂，匈奴始終懷疑附近必有漢軍埋伏，到半夜時竟自撤退。第二天拂曉，李廣才率領部騎，安然返防。此後，李廣歷任隴西、北地、雁門、雲中等郡太守，親當前敵，終景帝一朝十六年，李廣是北面的一座民族長城。

漢武帝即位，決定要徹底討伐匈奴，初聞李廣之名，便將李廣內調爲首都衛尉，負訓練新軍之責。

經過多年的休養生息，研究發展，訓練準備，漢軍士飽馬騰。武帝即位後八年（公元前三三），開始主動在馬邑（山西朔縣）誘敵作戰（史稱馬邑之謀），事機不密，爲匈奴所覺，沒有成功。其後四年，即元光六年，匈奴入寇上谷（今察哈爾懷來縣），漢軍遂發兵四路進討。命衛青出上谷，公孫敖出代郡（察哈爾蔚縣），公孫賀出雲中（綏遠托克托），李廣出雁門（山西右玉）。李廣孤軍深入，陷入重圍，匈奴單于慕李廣之名，遂下令活捉李廣，企圖收爲己用。經過幾場激戰，李廣殺死匈奴無算，終因衆寡懸殊，受傷被俘。匈奴將李廣用繩綁在兩馬之間，挾持前進。李廣閉眼裝死，也不加反抗，存心待機脫險。約行十餘里，李廣瞥見有一青年胡兒，騎着一匹駿馬，從身旁經過，李廣出其不意，掙斷了繩索，縱身一

躍，飛跨胡兒馬上，順勢將胡兒推落馬下，奪過弓箭和馬鞭，疾馳而去。匈奴數百騎兵，拼命追趕，看看快要追上，李廣彎弓搭箭，颯！颯！箭不虛發，一箭一個，趕在前頭的胡兵，紛紛應弦而倒，滾滾落馬，餘衆不敢相逼，眼看着他揚長而去。漢武帝時軍法甚嚴，李廣損兵折將，兵敗被俘，論律當斬，朝廷念他過去的勞績，貶爲平民。

李廣被廢家居，過了不到一年庶民的生活，匈奴入寇遼西，殺死遼西太守，東北騷動。武帝深知李廣在邊境的威望，便再度起用李廣爲右北平（今北平）太守。李廣到了右北平，匈奴果然數年不敢入寇，並在心驚胆喪之餘，號稱李廣爲「飛將軍」。邊防既靖，李廣在治軍之暇，便以行獵射虎爲樂。

後來李廣內調爲郎中令。元符三年（前一二〇），李廣再度奉命與博望侯張騫，由右北平分頭出擊。張騫率騎一萬爲主力，李廣所率不過四千騎兵，出塞數百里，遇到匈奴主力，左賢王的大軍四萬騎兵，將李廣重重包圍，士卒大懼。廣遂命其子敢率數十騎深入敵後，探察敵情，李敢膽識包天，饒有父風，從正面突出要圍，殺得匈奴人仰馬翻。回來報告他父親說：「匈奴人數雖多，却是烏合之衆，非常散漫，沒有什麼可怕。」衆人見李敢來去自如，士氣大振。李廣令所部佈成圓陣，各人都可面向敵人，側背無受敵之虞，與匈奴決一死戰。然匈奴到底人多弩強，箭如雨下，眼看漢軍傷亡過半，箭將用盡，李廣旋下令士卒引弓不得

輕發，自己獨持一大黃弩，四面迎敵，箭無虛發，一連射死匈奴裨將數人，匈奴的攻勢頓挫。苦戰至天黑，士卒全無人色，而李廣意氣自若，所部益服其神勇。堅持到第二天，張騫的大兵趕到，才解了圍。

至元狩四年（前一一九），漢武帝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，希望一戰而擒單于（匈奴王之稱）。爲了迎接這一空前的大決戰，漢軍陣容非常整齊，自大將軍衛青，驃騎將軍霍去病以下的一班宿將，一齊出馬，唯獨不叫李廣參加，這是因爲武帝看他年紀老了（時李廣年已六十），出師時常失利，大概是命運不佳，不免有些憐恤的意思。然而李廣的想法，恰恰相反，正因爲自己年事漸老，更應把握機會，一顯身手，爲國家多效一點力。如是見了武帝，自告奮勇，堅請要參加這次大戰，並自請爲前鋒將軍，擔任對匈奴的主攻任務。武帝經不住李廣一再要求，終爲其忠誠感動，勉強的答應下來。但在出發以前，又暗囑大將軍衛青：「李廣年老命運不濟，不可讓他擔任攻擊單于主力之任務。」衛青出塞後，便自將精兵攻擊單于主力，命李廣協同右將軍趙食其任東側翼迂迴之任務，限期與主攻大會師。雖然李廣抗議，衛青堅持成命，李廣也祇好遵命，快快就道。那知東側翼的道路遙遠而難行，又缺乏水草，更沒有熟悉道路的嚮導，終於迷失了方向，延誤了會師，致使匈奴的單于遁走。衛青派長史之官慰問李廣，並查詢迷失道路的經過，以明責任，李廣未答。長史又要李廣的幕

僚提出報告，李廣便說：「諸校尉無罪，迷失道路的責任，由我自負。」隨又慨嘆的對其所部說：「我李廣自青年從軍，和匈奴大小戰役七十餘次，今幸得出戰單于，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不料大將軍派我擔任遠征迂迴，竟又迷失了道路，使單于逃走，這難道是天意嗎？我年已六十，實在無面目再和他們對簿公庭了！」說罷，便拔劍自刎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等其部下向前奔救時，已來不及了。

這位一代英雄，便如此離開人間。全軍官兵哭聲震天，漢朝的百姓無論老幼，乃至匈奴的俘虜，也都爲失去這位仁厚負責而又英勇善戰的老英雄而同聲一慟！

李廣爲人誠信寡言，能與士卒同甘苦，愛之如子弟。常在荒漠絕境裏行軍，遇到水，士卒不喝夠他決不喝；有食物，士卒不吃飽他決不吃。他一生身歷三朝，歷任邊疆重鎮，七郡太守，食祿二千石，四十餘年，家裏沒有一點積蓄，每得朝廷賞賜，悉數分贈部屬。李廣帶兵，崇尚簡易，廢除不必要的公文，也不注意形式。與當時和他齊名的將軍程不識風格不同，程不識注重嚴整，凡事講求儀式，公文也重格式，陣容森嚴。兩人爲同時漢之二大名將，不過李廣在作戰時不重陣勢，也正是對付匈奴的好辦法，那裏有水草就在那裏紮營，行動快捷，有游擊戰之精神，匈奴稱之爲「飛將軍」。至其指揮作戰，必身先士卒，與敵交鋒，非近至數十步，不輕易發箭，而每發必中。

馬援

馬援字文淵，扶風郡茂陵（陝西省興平縣）人，生於成帝永始三年（西元前十四）。他從小就有大志，在十二歲時，父親去世，便要求他大哥，准許他到邊郡去從事墾荒畜牧，大哥表示同意並嘉勉了他一番。正待上路，忽然大哥病故，未能成行。後來被推舉出任郡裏的督郵。有一次，在押送犯人的途中，有的犯人向他表示悔過；有的犯人向他申訴冤枉，他動了惻隱之心，對犯人訓勉了一番話之後，把他們一齊釋放。犯人們得到自由，自己却因此犯了大罪，祇好就此逃到北地郡。不久遇赦，就留在北地經營田畜，得遂初衷。後來牛馬羊繁殖到數千頭，糧穀聚積了數萬石，成為當地的富豪。一天馬援忽然嘆道：「生產發財的目的，在能救濟衆人，不是爲了自己的享受，不然那就成了守財奴！」於是，他將所有的財產，都分散給親戚朋友，救濟了窮苦人衆，自己却甘心仍然穿舊衣、吃粗食，安之若素。

到了王莽末年，天下大亂，隗囂佔領隴右，自稱西州上將軍，傾心收攬人才。聞馬援之名，禮聘爲綏遠將軍。那時群雄割據，公孫述稱帝於蜀。隴蜀比鄰，因馬援和述是同鄉，從

小相識，隗囂便命馬援出使於蜀，馬援以爲公孫述是老朋友，故人相逢，暢敘生平，公私兩便，亦爲一大快事，那知公孫述要講求外交儀式，官氣十足，也沒有和馬援深談，應付了事，使馬援大失所望。回到天水（今甘肅通渭縣，爲隗囂建都之地），見了隗囂說：「子陽（述字）見識不廣，妄自尊大，不能成大事，不如注意洛陽的動向。」於是，隗囂便命馬援再出使洛陽。光武親自接待馬援，請至宣德殿，毫無拘束的暢論天下大事。光武問道：「閣下是有意奔走於西蜀與洛陽之間嗎？」馬援連忙解釋：「當今之世，非獨君擇臣，臣亦擇君。臣與公孫述本來是同鄉，又是舊友，臣到蜀中時，述列戟而見；反不如陛下之親切自然。天下盜名竊位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今見陛下恢宏大度，才是真主的氣概。」從此馬援便歸心於光武。光武特派他的表兄太中大夫來歙，送馬援，答聘隗囂。馬援向隗囂盛稱光武帝的英明才略，世無其匹。因之，隗囂派他的長子隗恂入侍光武，馬援也就攜眷同到洛陽，屯田上林苑中。後來隗囂反復無常，馬援屢勸不聽，並繼之稱兵抗漢，到建武八年，光武御駕親征，才擊潰了隗囂的主力。囂死後，其子隗純繼續抵抗，光武拜馬援爲太中大夫，隨軍作戰，運籌帷幄，到建武十年，隗純投降，隴右完全平定。

西羌在王莽末年，乘中國之亂，入侵邊郡。隗囂在隴右，復利用羌人作亂，使得羌人越發猖狂，隗氏雖滅，而西北的羌亂不已。來歙在隴右作戰，深知馬援熟識羌夷情態，在地方